



张恨水 著  
【夜深沉】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现 代 作 家 精 选 本

吴福辉 陈子善主编

张恨水 著  
【夜深沉】

.....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深沉/张恨水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8  
(现代作家精选本. 第2辑/吴福辉,陈子善主编)  
ISBN 7-309-05043-6

I. 夜...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256 号

## 夜深沉

著 者 张恨水  
主 编 吴福辉 陈子善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4348(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史立丽  
特约编辑 吴文娟  
装帧设计 陈楠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3.75 插页 3  
字 数 317 千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2 000

---

书 号 ISBN7-309-05043-6/I·347  
定 价 29.9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导 言

我时常在想，张恨水(1875—1967)一生写了那么多小说，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1993年出版的《张恨水全集》，总共62卷，长中短篇小说一百多部，洋洋两千多万言，占了整整56卷，实在是蔚为大观。即便这样，遗珠之憾恐仍在所难免。

对这位可能是有史以来产量最丰的中国小说家，一般以为《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为其“四大代表作”，前三部系“社会言情”，后一部则为“借古讽今”，或许可以大致展示张恨水众多小说的两大类型。但这样的界定显然过于粗疏，至少，《夜深沉》也应视为张恨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夜深沉》1936年6月27日至1939年3月7日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茶话》，中有间断。1941年6月由上海三友书社推出单行本。无论是连载还是出书，《夜深沉》都不胫而走。后又由上海国华影业公司改编成故事片上映，同样大受欢迎。

《夜深沉》是张恨水处于创作鼎盛期的作品，是四十一回的章回体小说。40年代“总代经售”此书的上海百新书店的“张恨水长篇杰作大集成”中是这样介绍《夜深沉》的：

本书写一孤女投师学戏，经过层层困苦，得成红



角。终因年轻识浅，被诱失足。对社会层嫖赌吃着种种罪恶，极力暴露。于男女间爱嗅贪欢等艳闻趣事，写来尤见细腻。文情相生，情节极紧张热烈，人物各色俱全，已由国华影业公司将本书内容摄制电影，足见佳妙。

虽是广告文字，基本上还是恰切的。《夜深沉》描写车伕丁二和与卖唱女王月容的情感纠葛，情节曲折，扣人心弦；挖掘人性，深刻透彻；男女主人公的心理刻画，尤为细腻。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夜深沉”原是戏曲《霸王别姬》中“虞姬舞剑”的一段曲牌名，张恨水匠心独运地将这一胡琴曲贯穿小说始终，成为牵系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纽带与情节发展的线索。不仅小说的多数场景都是发生在深沉的夜晚，而且小说的基调就是黑沉沉的清冷悲凉，“夜深沉”象征着丁二和与王月容命运的悲惨，揭示着社会的冷酷黑暗。就小说的构思巧妙、结构完整和人物塑造的丰满而言，《夜深沉》比之《啼笑因缘》是更胜一筹的。

奇怪的是，《夜深沉》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第一个对《夜深沉》作出高度评价的是 60 年代的台湾旅美学学者夏济安。他把张恨水与鲁迅、张爱玲并列为 20 世纪中国三大小说家之后，“特别推崇张氏的《夜深沉》，强调其结尾关于那个可怜的小贩的心理描写是大手笔”（引自庄信正《才情·见解·学问——敬悼夏济安先生》）。近年也有论者进一步论定：“《夜深沉》当与《啼笑因缘》并列张恨水两大言情著作，也可说是张恨水重要代表作。”（引自赵孝萱《张恨水小说新论》）

我以为，到了 20 世纪，在新文学勃兴以后，在西方小说潮水般涌入以后，所谓“中国小说家”，正确的理解就是还能用“中国”传统的小说形式把小说写得那么好，张恨水无疑是其中颇

具代表性的一位。这部《夜深沉》不就是一个明证吗？

《夜深沉》初版本无序。1957年6月，张恨水为重印《夜深沉》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序。这个重印本是否问世，不得而知。现在就把这篇序置于书前，供读者参考。

陈子善

丙戌盛夏于海上梅川书会

## 序 言

《夜深沉》，原是一个曲牌的名字。我因为这一部书的故事，它的发芽以及开花结果，都是发生在深夜，因此，就借用了这个名字。

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因为如此，所有北京过去三十年的情形，凡笔尖所及，略微描绘了一些。

当然，我这书里所写的北京，已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并且在暴露社会面上，也感到写的不够深，而且很幼稚的。深望一些老北京，告诉我一切。我打算这书再行重版时，根据读者们的意见，该补充的补充，该删掉的删掉。这就是我唯一的愿望。

不过这书不是一口气写成功的。先是我在南京，做了半部，送到上海《新闻报》发表。因为我从前著书，都是一边刊载，一边写作的。这也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大凡当时做章回小说的人，都是如此。后来抗日战争开始，日寇越逼越近，我就随了逃难的人群，迁到了重庆。这部《夜深沉》，做到了一半，也就停顿了。

其后，《新闻报》同人写信到重庆，说他这个报因它受到租



界的庇护，未被日本人攫取，希望我继续完成《夜深沉》的后半部。所以耽搁了半年我又重新写将起来。那个时候重庆向上海去信，由香港转是很麻烦的。这就是这部书的经过。现在此书，经我自己看过，略微删改，又经重印。这就是此书写作的经过。

张恨水一九五七年六月



# 目 录

## 导言/陈子善

- 1 序言
- 1 第一回 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
- 9 第二回 附骥止飘零登堂见母 入门供洒扫作客宜人
- 17 第三回 多半日勾留闻歌忆旧 增一宵梦寐移榻惊寒
- 26 第四回 娓娓话晨曦随亲挽客 殷勤进午酒得友为兄
- 34 第五回 茶肆访同侪老伶定计 神堂坐壮汉智女鸣冤
- 44 第六回 焚契灯前投怀讶痛哭 送衣月下搔首感清歌
- 53 第七回 赋友舌如簧良媒自荐 快人钱作胆盛会同参
- 62 第八回 一鸣惊人观场皆大悦 十年待字倚榻独清谈
- 70 第九回 闲话动芳心情俦暗许 蹊踪偷艳影秀士惊逢
- 78 第十回 难遏少年心秋波暗逗 不忘前日约雨夜还来
- 87 第十一回 甘冒雨淋漓驱车送艳 不妨灯掩映举袖藏羞
- 96 第十二回 无术谢殷勤背灯纳佩 多方夸富有列宝迎宾
- 105 第十三回 钓饵布层层深帷掩月 衣香来细细永巷随车
- 117 第十四回 小别兴尤浓浓依肘下 遥看情更好款款灯前



- 124 第十五回 揉碎花囊曲终人已渺 抛残绣线香冷榻空存
- 133 第十六回 遍市方佳人佯狂走马 移家奉老母缱绻分羹
- 144 第十七回 妙语解愁颜红绳暗引 伤心到艳迹破镜难圆
- 152 第十八回 忙煞热衷人挑灯做伴 窃听夜阑语冒雨迁居
- 161 第十九回 顿悔醉中非席前借箸 渐成眉上恨榻畔拈针
- 170 第二十回 带醉说前缘落花有主 含羞挥别泪覆水难收
- 179 第二十一回 两字误虚荣千金失足 三朝成暴富半月倾家
- 190 第二十二回 末路博微官忍心割爱 长衢温旧梦掩泪回踪
- 201 第二十三回 仆仆风尘登堂人不见 萧萧车马纳币客何来
- 210 第二十四回 翠袖天寒卜钱迷去路 高轩夜过背烛泣残妆
- 221 第二十五回 难忍饥驱床头金作祟 空追迹到门外月飞寒
- 230 第二十六回 绝路忘羞泥云投骨肉 旧家隐恨禽兽咒衣冠
- 239 第二十七回 醉眼模糊窥帘嘲倩影 丰颐腴腆隔座弄连环
- 248 第二十八回 倚户作清谈莺花射覆 倾壶欣快举天日为盟
- 259 第二十九回 月老不辞劳三试冰斧 花姨如有信两卜金钗
- 270 第三十回 事业怯重摧来求旧雨 婚姻轻一诺归慰慈亲
- 279 第三十一回 朱户流芳掠逢花扑簌 洞房温梦惨听夜深沉

291	第三十二回	虎口遇黄衫忽圆破镜	楼头沉白月重陷魔城
302	第三十三回	入陷惜名花泪珠还债	返魂无国手碧玉沾泥
317	第三十四回	归去本无家穷居访旧	重逢偏有意长舌传疑
331	第三十五回	难道伤心但见新人笑	又成奇货都当上客看
345	第三十六回	别泪偷垂登场艰一面	机心暗斗举案祝双修
359	第三十七回	怀姤听歌事因惊艳变	蓄谋敬酒饵肯忍羞吞
371	第三十八回	献礼亲来登堂拜膝下	修函远遣拭泪忍人前
383	第三十九回	谈往悟危机樽前忏悔	隔宵成剧变枕上推贤
397	第四十回	一恸病衰亲惨难拒贿	片言惊过客愤极回车
411	第四十一回	立券谢月娘绝交有约	怀刀走雪夜饮恨无涯

## 第一回 陋巷有知音暗聆妙曲 长街援弱女急上奔车

夏天的夜里，是另一种世界，平常休息的人，到了这个时候，全在院子里活动起来。这是北京西城一条胡同里一所大杂院，里面四合的房子，围了一个大院子，所有十八家人家的男女，都到院子里乘凉来了。满天的星斗，发着浑浊的光，照着地上许多人影子，有坐的，有躺着的，其间还有几点小小的火星，在暗地里亮着，那是有人在抽烟。抬头看看天上，银河是很明显的横拦着天空，偶然一颗流星飞动，拖了一条很长的白尾巴，射入了暗空，在流星消滅了以后，暗空一切归于沉寂，只有微微的南风，飞送着凉气到人身上。院子的东角，有人将小木棍子，撑了一个小木头架子，架子上爬着倭瓜的粗藤同牵牛花的细藤，风穿了那瓜架子，吹得瓜叶子瑟瑟作响，在乘凉的环境里，倒是添了许多情趣。

然而在这院子里乘凉的人，他们是不了解这些的。他们有的是作鞋匠的，有的是推水车子的，有的是挑零星担子的，而最高职业，便是开马车行的。其实说他是开马车行的，倒不如说他是赶马车的，更恰当一些。因为他在这大杂院的小跨院里，单赁了两间小房，作了一所马车出租的厂。他只有一辆旧的轿式马车，放在小跨院里；他也只有一匹马，系在一棵老枣子树下；靠短墙，将破旧的木板子支起了一所马棚子，雨雪的天气，马就引到那木板子下面去。他是老板，可也是伙计，因为车和



马全是他的产业，然而也要他自己赶出去做生意。这位主人叫丁二和，是一位三十二岁的壮丁，成天四处做生意。到了晚上，全院子人，都来乘凉，他也搬了一把旧的藤椅子，横在人中间躺着。他昂了头，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斗，觉得那道银河，很是有点儿神秘。同时，院邻皮鞋匠王傻子，大谈着牛郎织女的故事，大家也听得很入神。

这时，在巷子转弯的所在，有一阵胡琴鼓板声绕了院子处走着，乃是一把二胡一把月琴，按了调子打着板，在深夜里拉着，那声音更是入耳。正到这门口，那胡琴变了，拉了一段《夜深沉》，那拍板也换了一面小鼓，得儿咚咚，得儿咚咚的打着，大家立时把谈话声，停了下去，静静儿的听着。等那个《夜深沉》的牌子完了，大家就齐齐的叫了一声好，王傻子还昂着头向墙外叫道：“喂，再来一个。”丁二和还是躺在藤椅上，将手上的芭蕉扇，拍着椅子道：“喂，喂，王大哥，人家做小生意卖唱的，怪可怜的，可别同人家闹着玩。”这句话是刚说完，就听到有人在门口问道：“这儿要唱曲儿吗？”那声音是非常的苍老。丁二和笑道：“好哪，把人家可招了来了。”王傻子道：“来就来了。咱们凑钱，唱两只曲儿听听，也花不了什么。喂，怎么个算法？”那人道：“一毛钱一支，小调，京戏，全凭你点。要是唱整套的大鼓，有算双倍的，有算三倍的，不一样。”说着，在星光下可就看到那人之后，又有两个黑影子跟随了进来。王大傻子已是迎上前去，丁二和也就坐了起来。看进来的三个人，一个是穿短衣的男子，一个是短衣的妇人，还有个穿长衣的，个儿很苗条，大概是一位小姑娘。王大傻子和那人交涉了一阵，却听到那妇人道：“我们这孩子，大戏唱得很好，你随便挑两出戏听听，准让你过瘾。”二和远远的插嘴道：“她唱什么的？都会唱些什么？”妇人道：“大嗓小嗓全能唱。《骂殿》、《别姬》、新学会的《凤还巢》，这是青衣戏，胡子戏《珠帘寨》、《探母》、《打鼓骂曹》，全成。”王

傻子笑道：“怪不得刚才你们拉胡琴拉《夜深沉》了，是《骂曹》的一段。我们这儿全是穷家主儿，可出不了多少钱，你要能凑付，一毛钱来两支，成不成？”那人道：“呵，街上唱曲的也多哪，可没这价钱。我们今天也没生意，唱一会子该回去了。诸位要是愿意听的话，两毛钱唱三支，可是不能再加了。”王傻子回转身来，问道：“大家听不听，我出五分。”二和笑道：“我出一毛。”王傻子拍着腿道：“成啦！只差五分钱，院子里这么些个人，凑五分钱还凑不出来吗？”乘凉的人，这就同声的答应着：就是那么办罢。

那一行三个人，慢拖拖的一溜斜的走进了院子里。王傻子立刻忙碌起来，一面搬了三条凳子让他们去坐，一面昂了头大声嚷道：“吓！大家全来听曲儿，这儿就开台了！”唱曲儿的男子道：“劳驾，先给我们一点儿凉水喝。”二和道：“凉茶喝不喝呢？”那人道：“那就更好了。”二和听说，立刻跑回家去，捧了一把壶三个茶杯出来，自然一直迎到他们面前去。在黑暗中，是那位姑娘说了一声劳驾，两手把茶壶接了过去，连连道了两声劳驾。在她叫劳驾的声中，二和像扎针扎了什么兴奋剂一样，心里倒是一动，等到自己要去仔细看这人时，她已经把壶抱着走了，站在黑暗的院子里，倒不免呆了一呆。他们喝过茶之后，就问道：“各位唱什么，我这儿有个折子。”王傻子道：“二哥在哪儿啦？我们全不认得字，这件事可托着你了。”二和道：“看折子吗？连人都看不清楚，你叫我看折子上的小字，那不是笑话？”说着话，两人走到了一处，王傻子可就塞了一个硬邦邦的折子在他手上。二和道：“不用瞧了，他们刚才报的那几出戏，我都爱听。”王傻子道：“唱曲儿的，听见没有？你就挑拿手的唱罢。”这句吩咐过了，只见三个黑影子，已坐到一处，同时胡琴鼓板全响起来，那调子，正奏得是南梆子。过门拉完了，那小姑娘唱了一段“老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的词句，正是《霸王别姬》，唱完以后，加上一段《夜深沉》的调子，这是虞姬舞剑那一段音乐。



二和本来回到他原位躺在藤椅子上，听完了这段《夜深沉》，二和叫了一声好，人随了这声好，就坐起来，那男子停了胡琴，问道：“先生，还唱什么？”王大傻子道：“别骂人了，我们这儿，哪来的先生。”人丛中有人道：“真好听，再来一个。”王傻子道：“好听尽管是好听，可也不能老唱这个。”那女孩子道：“那我们唱一段《骂殿》罢。”王傻子道：“她自己点了这出戏，那准拿手，就唱这个罢。这孩子一副好甜的嗓子，听了真够味。”黑暗里刘姥姥坐在阶沿上，只把一柄芭蕉扇轰蚊子，拍了大腿直响，这就插嘴道：“王傻子，也不管自己有多大年纪，叫人家孩子。”王傻子道：“我今年三十啦，这小姑娘也不过十三四罢了。”那唱曲的妇人插话道：“我们这丫头十七，个儿小，瞧她不怎么大似的。”二和道：“好罢，就是《骂殿》，你唱罢。”于是胡琴响起来，那女孩子又唱了一大段《骂殿》。

他们共凑的两毛钱，只唱三段曲子，很快的就唱完了，王傻子在各人手上凑好了钱，递到唱曲儿的手上去。那妇人道：“各位还听不听？要不听，我们可得赶别家了。”大家听了，倒沉寂了一下，没有作声。二和道：“我出一毛钱，你唱一段长一点儿的得了。”那男子道：“也可以，我老两口子伺候你一段。”二和暗地里笑了，还没有答言，王傻子道：“谁要听你老两口子的！花一毛大洋，干什么不好。我们就说这小姑娘嗓子甜，送到耳朵里来，真有那么一些子……我也说不上，反正很有点意思罢。”那妇人道：“可是她的戏，是我老两口子教的呢。”二和笑道：“不谈这个了，一毛钱，你再让你们姑娘唱一段《霸王别姬》，末了，还是来一段胡琴。”唱曲的还没有答复呢，远远的听到有苍老的妇人声音叫道：“二和可别唱了。今天下午，花钱可不少，你又喝了酒，这会子听了一毛钱曲儿，也就够了。明天早上买吃的钱，你预备下了吗？”二和笑道：“唱曲儿的，你去赶有钱的主儿罢。我们这穷凑付，唱一个曲儿，凑一个曲儿的钱，你也不

得劲儿。”那唱曲儿的三口子，一声儿没言语，先是椅子移动着响，后来脚步不得劲似的，鞋子拖了地皮响着，那三个黑影子，全走出大门去了。

二和躺着，也没有说什么，虽是在这里乘凉的人依然继续的谈话，但他却是静静的躺着，只听到胡琴板，一片响声，越走越远，越远越低，到了最后，那细微的声音，仿佛可以捉摸。二和还在听着，但是这傻瓜棚上的叶子，被风吹得抖颤起来，这声音就给扰乱了。王傻子突然问道：“二哥怎么不言语，睡着了吗？”二和道：“我捉摸着这胡琴的滋味呢。”王傻子笑道：“得了罢，咱们这卖苦力的人，可别闹上这份子戏迷，别说花不起钱，也没这闲工夫捉摸这滋味。你家老太太嚷一声，把你那毛钱给断下来了，你还不死心。”二和笑道：“就是不死心，又怎么着？咱们还能每天叫卖唱的叫到院子里穷开心吗？”王傻子笑道：“咱们总还算不错，坐在这里，还有人唱着曲儿伺候我们。伺候我们的，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有人问道：“小姑娘这么唱一段，你就受不了了，假使真有这样一位小姑娘伺候你，你怎么办？”王傻子道：“瞧了干着急，那我就投河了。今天我媳妇到娘家去了，我敞开来说，好的想不着，赖的还是把我霸占了，这辈子我白活了，我非投河不可，要不，憋得难受。”二和笑道：“这傻子说话，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王傻子道：“二哥你别胡骂人，我说的都是实心眼子的话。你现在还是光棍儿一个，假使你有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伺候着，你能放过她吗？你要不把她一口吞下去才怪呢。”刘姥姥将扇子伸到他背上，乱扑了几下，笑骂道：“这小子傻劲儿上来了，什么都说，天不早了，都睡去罢。”还是她的提议有力量，大家一阵风的就散了。

在夏夜总是要乘凉的，这也就是穷人的一种安慰。忙了一天，大家坐在院子里，风凉着，说说笑笑，把一天的劳苦都忘了去。到了次晚，大家自然是照样的坐在院子里乘凉，然而那卖





唱的，奏着《夜深沉》的调子，由胡同口上经过，可没有人再说，把他们叫进来。因为除了二和，大家全是舍不得钱的。二和因为昨日已经让母亲拦阻着了，今天哪还敢发起这事呢。自此，每当晚间卖唱的经过，只好静静的听一阵子，有时，他们在附近人家唱，也就追到人家门外，隔了墙去听着。那三口子的嗓音，听得很熟，他们在黑暗里随便唱一声，也知道是谁，可是他们的脸面，却没有看得出来。自己也曾想着，要瞧瞧他们，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才好，但是他们白天又不出来的，哪儿有机会去见他们呢？不久，天气又慢慢的凉了，胡同里的胡琴声，有时听得着，有时又听不着，后来是整月不来。

天气就到了深秋了。是一个早上，丁二和要上西车站去接客，套好了马车，拿了一条细长的鞭子，坐到车前座上，啪的一鞭子，四个轮子骨碌都作响，直奔前门。街上的槐叶子，带了些焦黄的颜色，由树枝空当里，垂下一球一球的槐子荚来，早风由树叶子里穿过，唆唆有声。人身上自也感到一种凉意，心里头正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忽然有人叫道：“那位赶马车的大哥！”回头看时，一条小胡同口，一个蓬着头发的姑娘，满脸的泪痕，抬起两只手，只管向这里招着。二和将马带住，跳下车来，迎向前问道：“姑娘，你认得我吗？”那姑娘似乎头在发晕，身子晃了两晃，向墙上一靠，将手托住头。在她这样抬手的时候，看见她两条光手臂，有许多条的粗细紫痕，那两只青夹袄袖子，犹如美丽的物件下面挂着穗子一样，叮叮当当的垂下布片来，再看她身上穿的那青布夹袄，胸前的齐缝，也扯成两半边，裂下一条很大的口子。因问道：“姑娘，你怎么回事？家里有甚么人打你吗？”她听了这话，两行眼泪，像抛沙一般，滚了下来，抖颤着声音道：“我师傅，我师傅……”她说到这里，回头看到巷子里面有人跑了来，放步就跑，却顾不得现谈话，二和跳上车去，一兜缰绳，马就飞跑上去，赶了一截马路，马车已超过了那姑娘面